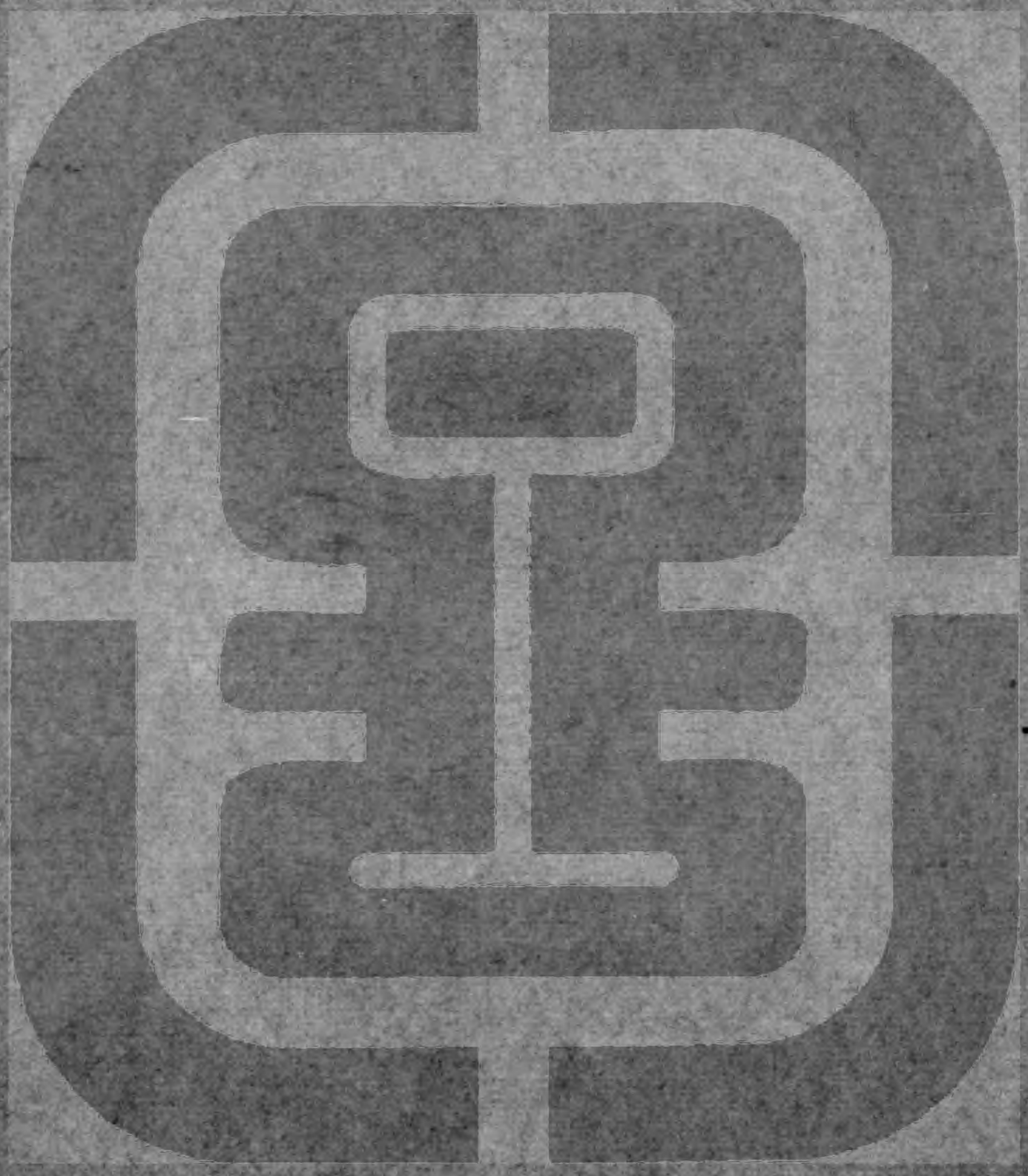


塵史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于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官牒奔走轍環南北而逮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爲臣而歸闔扉養痾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葉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捴成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實録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爲覽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爲之序鳳臺孑王得臣字彥輔

眷謨

鄭毅夫嘗說　藝祖朝聲登聞鼓求士猪者上手詔忠
献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來問朕覓士猪朕又何
嘗見他猪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白直禁卒録編敕既劾具
牘以上　英宗曰武臣冩敕是有意沮官矣遂命釋之
聞者莫不歎服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畧曰切隆德盛被于四海宜改
園陵仍去朕于禁中實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
中書許冲元嘗對客言熙寧末　神宗欲改元近臣擬
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
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
年内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　宣仁聖烈殿執事言
宣仁常儉服絶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罷見
浣濯食器戒其潔謹夫不出殿閫綜制天下於簾箔
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
神宗皇帝聖學淵遠莫窺涯涘黄安中履任崇政説
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間之
以振鷺何也黄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其如
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
亶不聰上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黄曰臣未之
思也上曰豈非軍事尚謀聰作謀故邪侍臣莫不歎

伏蔡持正說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尚書郎寇諄往還因出其相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暮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犬戎遊騎已至深祁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發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使傳城求便掩擊仍令間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對討殺及募壯士入虜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

安人心二張軍勢以震敵三以震石普閻丞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即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桑贊等結陳南趣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那至邢洺間方可鑾輿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栅於鎮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畧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虜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輒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戕害生靈或是華路親征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

置會合兵馬兼振津濟得臣切以爲忠賢之臣抱道
履節孰不欲遭時奮取功業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而
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　章聖淵謀神斷先發於
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際嗚呼盛矣
神又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艘與盜失之費蓋十
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中以實中都三司使程文簡
以爲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得操其
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爲原廟逐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
名見於國史元祐初　神宗御殿名曰宣光紹聖初
內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号非所宜名詔易
之議者以爲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
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躰時曾魯公爲亞相趙悅道歐永叔
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曰問東廳
文學則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
不精緻卒著爲式合一百二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
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修及制
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
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
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窯子作是

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爲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壇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于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仆皆赴公參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爲開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郎官廳於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並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監均命二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爲次　祖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爲著作佐郎餘人爲大理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祕書丞寺丞再迁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即無所謂京官者惟曰承務郎

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寺監主簿太學博士兩
赤丞之類亦得奉朝請蓋亦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宦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
朝請郎以下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爲諸司郎中者
並重戴
熙寧間既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閱任望官者充之
未幾又以初入仕者爲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官
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觀
察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若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
書判官廳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
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
依舊不復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間議者以爲無以甄
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去
之子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右者
得無耻乎是時知黃州書有犯並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子侖位金部切見户部支禁中合同司洎在
京百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緡計之月率四十萬
諸倉給食粮亦稱是

任人

鄭內翰久滯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
懽曰好狀元　神文爲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

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容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蒲庭稱善況命相哉熙寧間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爲中丞凡七年不遷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

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大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幞頭後周武王爲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而上繫今謂之幞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爲兩闊脚短而銳者名牛耳幞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爲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其巾子先以結藤爲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爲之裹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徹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爲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巾之樣始作前絀謂之欽巾久之作微欹而已後爲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爲直巾者又爲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

巾今迺製爲平直巾矣其兩脚始則全狹後而長稍
變又闊而短今長短闊狹僅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謂之帽然未聞其制也魏晉
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璡猶服研絹
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爲一樣但徇
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以樸頭光紗爲之名曰京紗
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爲短簷才
二寸許者慶曆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紗帽者蓋前
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人增其身與簷俱抹上竦
俗戲爲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爲人嘲曰文章若在
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槍已而又爲方簷者其制自
頂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爲風
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
不爲銳勢今則漸爲四直者
古以韋爲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鞢帶唐高祖令下
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勝四方五圓
乃九環之遺制勝且留一眼号曰古眼古環象也通
以黑韋爲常服者金玉犀則用紅韋著令品制有差
豪貴侈僭雖非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間爲方勝
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
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短後稍長浸有
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詘下直服綠者以槐上拙下方
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闊皇祐間極大而差

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　祖宗創金毬文方團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乃佩魚又爲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師並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歧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詠外郎遷前行詩曰衣添三疋綃宴剩一枝花熙寧以來皆給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爲郎中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伎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襈俗所謂黃義襴者是也幞頭合戴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爲此服大爲群小所惡浮謗騰溢其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復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幾　英宗入繼大統祕書丞甄履嘗爲繼聖圖著其說後又爲黑紫　神宗詔禁止私於是乃加鮮赤矣世又目爲順聖紫云蓋色得正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已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學檢正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聚

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襪有帶履用皂革袴衣中單勒帛裙敝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冠服而騎　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余時貳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　皇帝致齋御史臺吏具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綪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音其綪者或讀曰青曰青余潛告曰當爲爭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作綪字音義與此同

婦人衣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綴絲羅爲攢雲五嶽之類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爲白角者又點角爲假玳瑁之者然猶出四角而長矣後至長三二尺許而登車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爲團者塗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爲之謂之團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鞲肩又以團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以鞲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今則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稜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其方尚長冠也所傳兩角梳亦長七八寸習尚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間聲喁子黃晞曰此無他蓋大官麃踈耳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其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緦
衣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
今士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受慰
者其服可知矣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冨鄭
公私忌裹垂脚緦紗幞頭緦布衫繫籃鐵帶此乃今
之釋服緦禫服也餘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人
緣情制禮蓋有隆殺今歲服緦禫是未嘗從吉也又
在閩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所服云何世美
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帶訪士大夫家鮮有知
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
則其服少變常服爲安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
袍畧經麻履復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
閩秋遇　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後
問他郡皆服斬衰時熊臯守鄱陽乃出所録庚申禮
官議服爲得禮辛巳
欽聖憲肅遺告到安州余急
趍郡中見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爲不可時
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郡亦服斬
衰余以爲大非也遺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
是朞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嫌遂用余說後聞他處
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禮安可以仕乎
都城内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
乘車比至乳褓輩乘馬皆張之
熙寧間因内璫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

青縑爲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茍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中詔禁止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精於音者其感物如此況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不足怪矣故施於人則庶尹允諧於神修焉又有和氏樂　神文嘗詔和峴等惟王樂耳永豐閒　神文復命李照別製衮然所用者王樂而用李樂范蜀公以謂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永裕遣知音者講繹是正遂廢上之元祐初太常審議卒用李樂協律郎陳沂聖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爲黃鍾也范樂下二律以無射濁倍爲黃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惟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大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爲周金漢斛各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可以知樂矣又以爲今樂之聲宮不足而商有餘故嘗大臣休休偃佚于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軍旅樂之應也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以爲聲下而不用

予嘗聞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積黍定筦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識樂者惟在於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徹下

樂其歌者必至於瞶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
云今教坊樂聲太高　神宗因見絃者屢絶而易歌
者音塞而氣單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也上曰爲
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乃兩律矣今
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或未用之

臺議

慶曆中衛士之變既就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羅
江犬子羅江蓋蜀邑也産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尾
卷者善也然世以爲舌班尾卷者迺曹南犬也
御史入臺蒲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
辱臺錢　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
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牘拜囊封衆佇聽
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斧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間
者其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
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
初程灝伯淳入臺　棄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
向火

忠讜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
時千餘士日講易余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
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
及中令趙公相　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
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却之

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他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冨鄭公嘗爲予言　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州欲領師乘勝復收薊門始咨於衆衆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熟燉鼈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鼈　永熙竟趍幽燕捲甲而還卒如贊言鄭公再三嘆爲予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球言　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李何或對天數或對以至誠必有應一緑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緑衣者問狀對曰某土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嫌卒死之翌日上爲罷宰相天即大雨緑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　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躰國論率預謀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辟以天下之本非臣所獨知願博採廷議已而　章聖既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儲本爲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太子詣廟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此亦竪夫云李文定同丁晉公相　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

一日因奏對以笏繫晉公由是並罷相以本官歸班繼
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
也明年改元乾興二月十九日　真宗晏駕　神文即
位　章献垂簾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衛州團練副
使宣獻當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它春秋
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思之文
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別辭然晉公常切齒焉竟增兩
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沈隕未幾晉公擅移　永定皇
堂貶崖州司户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
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予與文定兄之
孫朝奉大夫孝廣世美同貳閩漕世美爲予言之
范文正好論事　仁宗朝有内侍怙勢作威傾動中

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數夕環步于
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
純祐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
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既奏　神文
嘉納爲罷黜内侍聖賢相遇千載矣毅夫云
神文時慶曆間淮南有王綸者嘯聚其黨頗擾郡
縣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
鄭公在樞密凡弃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叅預大政爭
以爲不可今江淮郡縣徒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難
以責城守　神文眷德寬仁故弃城得減死鄭公忿
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　主上富於春秋吾輩
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illegible]人則吾輩亦將以不

容矣鄭嘆服

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畧余常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逢與鄭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庭爭衆甚尼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張公達曰古人處已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産茶而民間卒藝桑而稅以縑人甚樂輸蓋興國初九河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縑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詠在崇陽登喜豐亶亭見人市菜歸呼問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力不足以藝蔬邪顧從邑而市之其游墮者於是笞而遣之以淺丈夫論之則爲暴政決無罪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間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籍家貲蒲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藝桑各有數人亦不欺而至今稱之後值營奉　永昭計司科買麻履數萬期會既迫民間雖有金而莫能得履公爲科營婦聾竭履者稍增其直與之爲約如期而辦又科材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估以直之前致榻於棚上公據棚下瞰使公乃設棚於縣宇之遠近令以次輸送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人莫之曉蓋於棚

榻潛有尋尺之度以視其長短由是吏胥匠百無一
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時畿右諸邑民莫不勞
弊獨襄城爲不然
閭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
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貯水溺之謂
之洗兒建劒九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劒之順昌作戒
煞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
置醪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煞
子歲月間活者千計生子皆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
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再任復爲立法推
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爲婚家法當避仲
寬去予嘗至其邑聞使
兒數百人迎於郊古循吏也

利疫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因用
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母暮
增爲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時爲時所須而不可
去者如齊摘山煮海漢之榷酤六畜之租唐之間架
竹木之稅是也若稽古執義而行行之有所不安如
王莽之復井田蘇綽之建五等房琯之用車戰是也
蓋徇名則失實放於利而忘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蠲減外歲計三十二萬八千六
十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一貫有

畸而鄂一州所斂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樸買縣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敷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貨茶以濟艱食所入既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惟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為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 本朝屬荊湖北路景祐間忽入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輦敗之遠頗病淡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橐駝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忘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京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本末或欲乞為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之論也予尚為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割安州為京西元旨止以京西關財用為言蓋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聽之者亦未嘗

圖久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
又發運司計兵稍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
得纔三萬五千耳抑累歲未嘗得之切嘗筭壽之郡
則王土也人則王民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
緡是買路分爾已爲謬舉爲今計莫若曠然蠲之則
京西無受虛利而湖北當蒙實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耶視職
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之
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今今有職田處多貽民
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訴縱
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斂職
田之租入千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
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估其中直以常平
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而息貪汙也

安陸郡城枕滃水惟州城基城址皆紫石不爲水所齧
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每夏潦漲集
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纔溢岸即行西
壕識者以謂以必自鄖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爲正河
道矣若自大安門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盡處爲水
約以殺湍銃庶幾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全
公朝議與予洎士人僧俗同列狀以訴于州乞置水約
州委安陸令而守令皆暗遠圖而憚於有爲第申漕
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舊未嘗有此役爲難遂寢其事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不同而同爲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家畫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虛日大則刲牲獻樂小則焚帛幣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兒匠者請神之像於公公曰即我是也乃以公爲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造焉爲官爲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其民歿列于神可謂盛德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貨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以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爲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築於鄖溪之南卜築於鄖溪之南[illegible]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

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
詰寫浩然故事以爲令狐秋掾雪中渡鄖溪圖其序
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輟以歸每出入
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着墨襂布裰繫絛小童携
書簏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洒景物
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皂繒煖帽委轡長吟
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骨毛寒聳是知
至人操履倬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
焉先生諱揆云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
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脩清孤潔故當官人号爲
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号爲連底凍其父處士舜賓
字輔之爲鄉里所說服歲饑出穀萬斛損價以粢
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
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
宋謂元憲景文
洛人李寔景真熙寧初入臺爲御史久而未有所言
時鄧綰文約任南床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盖
將言爾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
廼曰頗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黄好謙幾道時
同在臺後領京西憲嘗會于洛爲予言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翰林學
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温公既相太師文潞公落致仕平
章軍國重事耆哲並進時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辞

不來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
復來豈云合禮

志氣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常謁郡
守值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傳呼而來
二宋相顧嘆慕且曰我屬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
隘耶吾輩不出入將相皆不足道後元憲為丞相景
文至八座令狐止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稅
而終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蔡州盛大夫武仲安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某閱
王公大臣須有襟量容物亦人所難某常同張寺
丞諶過南郡時李為留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數日
俄以從兵乏食告別欲去李曰但令持狀來當為給
半月食粮盛遣從兵投狀尋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
郎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張翌日又往告別李
曰何苦遽行復告以從兵乏食李曰昨日已支半月
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無怪怒也盛張
相謂曰此公月得俸錢四十萬正以此耳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
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
呼復攬轡行衆不敢懽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壻
也嘗以此事告于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

措置畏之常爲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未第因依
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至
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釦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
節乃笑曰冬至喫釦鞘年節當喫釦耳時予先君
年未冠侍座下常語予曰觀二公居貧燕笑自若
後享名位如此
范堯夫治平中爲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廉
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
有人携匕者至卧内遂寢幃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
來煞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夏
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推乃予首去其

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
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
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
事得脉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
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汙辱而爲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
仲死竪貂任事而卒於乱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也
夏英公謫守安陸有書表吏鄭生者鄰二宋情迹甚
熟兄郡守所欲牋狀多謁二公爲之英公怪而問之
曰若嘗學而自爲此耶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
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賞英公守三月而

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爲狀元山東人賈冏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絶云聖君寵厚龍頭選老母恩深白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巍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秘閣琬圭賦景文賦獨行于世魏公嘆服景文語客曰既賦琬圭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以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脩分撰唐紀與公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曰留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形闈平臺賦罷鄒陽至宣室殫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櫪嘆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于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予爲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也張全翁朝議爲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門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

耳太宗以爲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媪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
富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
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塲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
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荅以
兩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傑
謀爲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
是年景文首薦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啓有曰言雖執
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神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定前一日取首
卷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故
鄭謝啓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受

潞公嘗爲子言廖瀆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一
日於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紙視之乃淳化錢
其數十明日淳於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爲天禧三
年淳本南劒人後居安陸

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
猶覺暖已而生元憲後又夢前朱衣人捧文選一
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
世天下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四

十不欲復試鄉人共爲报納文字迫期疆之使就試
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訖一夕夢遊天
宇閒聞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
自占曰曆家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狀
元太師王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夢天聖
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于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
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賦鄭與余兄弟皆舉
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珠者言昨
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鬪
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
夫徵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
月在于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
狀元予自東華門迂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
夢貼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輒夢東華門
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四宰相冊訊
之云丁丑人希叔蓋生丁丑喜而前瞻見車上一金
字牌乃請源蔡確持正也固生丁丑熙寧已未入參
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爲首台元祐戊辰以謫官守
安陸嘗吟詩言者以爲謗訕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至蔡乃
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間歲取士第一牓也南省

放合格二百人殿試由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牓
最爲人少後蒙朝廷顯擢亦累牓所罕故蔡持正劉
莘老章子厚並拜相安厚卿兩至樞府一爲門下侍
郎胡完夫作右轄出守成都還爲吏部尚書以卒如
持正莘老並謫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戶得散官
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汚又迁建昌後得還
洛復太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人若俞公達吳
子中李奉世皆先亡張正甫姚暉中盛中舛亦以貴
死豐相之王明叟今俱貶奪豐居台王居南安蓋
寵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鋐少而博學善持論嘗謂予說李邦
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床李披髮坐
於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夢中因爲一詞既覺書
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盡子穿高閣長恨
春酣酲如水薄閑愁無處着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
秋風千嵗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李出北都
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
首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
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
云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
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又
毋言滕下通類相於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

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間甲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
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類相與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皐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績
屈乎曰敖朕辞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謂至秦天子
獨稱之予嘗以為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
相與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致
孫楚叅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
叅卿軍事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類
甚衆隋以來不復相卿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
上下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
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某君云者
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為
重已見稱為君則為輕已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況曰僕非不
卑也稱人曰君又斤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如
韓退之九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云
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才識所言宜不苟
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
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
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格矣然某武人素
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
理不相當為色叫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爲禹充拜言之心則可以爲舜聖人何遠哉善充其所爲而已矣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嘗以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僞能僞然後能爲聖人能爲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僞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恬於性而耻乎學僞則奈何是禍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韓愈氏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爲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七情彊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爲是紛紛歟楊子雲去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荅李翊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爲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與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楊之說皆爲不悖此其大略也臨卬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貽後世之誚者其在此書矣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方壯始從學逮遊場屋甚有時名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郢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嘗撰乘異記三編科名定分録七卷儆戒會最五十事麗情集十二卷又潮說野語各三篇泊退居又撰脞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詩賦雜文其子百藥嘗纂爲慶曆集三十卷予惟會最麗情外昔嘗見之冨哉所聞也

令狐先生常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録余常見之乃知先生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說精義晉年統緯世惣樂要注默書讒膻琴譜兵途要轄余爲兒童時先君令暴書見世惣統緯等書後又從同堂兄聲伯芑假所傳易說琴譜讒膻以觀焉自餘訪諸里人蓋鮮有知者

經義

書之爲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内之政存焉詩之爲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焉周之興也始於太任太姒而已詩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滅於褒姒而已詩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方后妃之賢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勞求賢審官如此而已方豔妻之煽也上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乱之來可不察哉

厲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

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正也民畏監謗不敢作故也

詩多識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爻詞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領

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內盛讒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觀賓之初筵芣苢作則鹿鳴廢矣頍弁角弓作則棠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作則采薇出車杕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魚廢矣隰桑作則南山有臺廢矣鴛鴦作則由庚廢矣魚藻作則由儀廢矣采菽作則湛露廢矣黍苗作則蓼蕭廢矣瞻彼洛矣作則裳裳者華廢矣芣苢之華作則六月采芑廢矣大田作則鴻鴈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華黍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則公劉靈臺廢矣桑柔作則行葦廢矣瞻卬作則綿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棫樸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未得立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為子夏所傳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為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耳班固漢書

子夏序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爲近必有所本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賜可與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者之所本與予以爲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詳於逐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夫篇之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爲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知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草蟲邶風燕燕及式微王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十九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四篇魯頌泮水閟宮烈相三篇商頌元鳥長發商武三篇皆止於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文勢反復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見於史傳齊魯解詩以關雎本於衽席又曰佩玉不明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爲思親之詩三家者蓋皆不得孔子眞獨毛公得之其自以謂子夏所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婦人服飾獨言帨何也曰案內則注云帨蓋婦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毋結帨而戒之皇甫謐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帨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謂九爲老陽七爲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爲老陰八爲少陰退陰之謂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則七八九六之數故以純者爲老九六得純數以雜者爲少七八得雜數此自然之理也唐李翺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兇尚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史夫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詞俱險而不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道而下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爻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求其變則可以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義同

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書有迂遺希通三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謂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授於聖人者如此客學陳襄常有書

詩話

梁鍾嶸作詩評稱撫本根摠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辭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爲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爲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爭至於罔胥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閒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爲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晝北宮書云花露盈虫穴梁塵墮燕泥予以謂練句雖工而致思不逮薛也

杜審言子美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林花着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体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已出唯李杜顏延年頼
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荆越子美驄馬行曰晝洗
須騰涇渭深夕趍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鷄鳴
刷燕脯秣越蓋皆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
光焰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
月息者也爾雅繹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
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恐別有出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盃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適之飲中八仙之
一也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
川銜盃樂聖稱世賢蓋用其詩也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鶴樓
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
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
曰若非燁鵠鷺定是屑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跡爲
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辭如峻極于
天之謂也予以謂世稱子美爲詩史蓋實貫録也
有詩仙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爲筍譜甚詳揩摭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
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
等二人絶句亦可爲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
律詠筍二十六韻不收何耶豈寧忽其排釋氏而私

懷去取與抑文公集當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鄂州京山
縣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絶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
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于牌後亦亡郢刋工部詩
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
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開頭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懶
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
筭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曰城
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
鑽火爲我親烹嶽麓茶盖詩人寓興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丞相

韓魏公詩曰輕陰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盃唐
羅鄴詩曰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盃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客學賓有父尤善於詩嘗云
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有江橫塞
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盖出於藍
矣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
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
衆絶俗不下筆有鴈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
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

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
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
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槩言秦乱而已不以
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
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
何其掛懷抱淵明猶不免子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
哉樂道以爲然
閩中鮮食最珎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三
二寸許剖之子蒲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
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
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
最美比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
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閩人謂茶牙
未展爲槍展則爲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鋐性之嘗爲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
啓嘗問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
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
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
至甘泉院僧以詩板視予征途不暇吟詠代記年月
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疎疎渡波光瑟瑟
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氷曉鉢侵星汲霄厨
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

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亦平仲酌泉曽頓轡謂之禮
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
部郎中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
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
意達矣
穆伯長爲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予因舉于史驤
思遠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傅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爲三絶
句便不免世人訾毀子以謂詩三百皆出聖賢發憤
而爲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翺
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於李貶之前予
因按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即位明年改
元大中又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託名爲之附于
集詩曰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
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
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爲春光揔屬蜀伊田
園不解栽桃李蒲地唯聞種菱藕萬里崖州君自去
臨行怊悵欲寃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爲雜律詩譏
世人故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僊是夕
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　慈
聖以珠盤盛馬鞍遺上上自池乘以歸　慈聖好植
花多乘小輦遊宛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
福寧之東是夜毀香閣垣爲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

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
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
曾泣見珠襦王存時爲從官曰珠襦錫御恩猶在玉
輦親扶事已空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寞大椿
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
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永
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
用漢闕耳
南豐曾阜子山嘗宰蘄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
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間見小詩曰李太白也
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布衣李白但不知其字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于丞
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近見人亦爲藥名
詩者如訶子縮紗等語不唯直致兼是假借太不工
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
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
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
惠秀去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
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
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頼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驀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爲山濤麾出杜牧之首

把一麾江上去即旄也盖誤矣余以爲麾即毛也子美亦曰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爲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襲齒攀柳緑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恨無朱詩廖献卿大夫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百餘篇當録以奉寄献卿别未幾不幸且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柏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狃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幽風曰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曰闢國百里今也曰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盖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黄鳥止于棘七言之始盖合兩句以言誤也

予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爲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不能傳抄其過杜工部墳一詩曰未與汨羅接天心深有

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
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夢得
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
如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鄰花又
如妻愁出賃車之語烏足稱哉
張頌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於吾家義方
齋畏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詩曰人散鞦
韆閑掛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不類其爲人嘗詠
唐君臣得失之迹與其治乱之辨可爲世鑒者凡百
篇元豊末至京師欲上之會　永裕不豫囊其書
歸有志而不達

予弟光輔鄰臣郡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歸未
幾因出墜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
道挽詞曰足穀鑿還驗占桑夢已靈衆咸推服

論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
領之列瓊漿胾羹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沉湎與
象棊六博之樂夫所以訾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
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於後耳又
曰賞罰當只尚進士只國家爲只尚三王只皆思其
來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其天朗
氣清或曰楚詞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

時然管絃絲竹之病語衍而複爲逸少之累矣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
詩賦離騷至于藝約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
喻蜀不録揚雄劇美録解嘲而不收韓非説難取劉
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
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讀鷸冠之
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
篇嗚呼文之躰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彦昇之志也
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於鷰孚
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
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
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
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
邕銘論黄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
討其事名之因或其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
多聞之益
顔氏家訓亦足以爲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
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詳予嘗讀王
子年拾遺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木百尋其枝莖
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周文所
居又棗枝莖皆空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
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

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爲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
論箴表傳録書序九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
渝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策六卷權
文公爲之序其畧曰所著詩賦之外書啓誌記序述
銘誄合爲一百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
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鋤然玉振儻有繼梁昭明之爲
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肆鏤本纔六十六篇
蓋已亡其半抑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亦有未
見者予續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傳裒而録
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唐柳冕常言文章當以氣爲主而世以謂賦者
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
物混成賦其間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
之大者聚而爲山川此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爲相
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蚩願爲軒鑒儻使
削平禍乱請就干將人以謂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爲
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連處士因
問曰君好讀何書荅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謹
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文忠
分撰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于世是也然景
文亦自撰唐紀與志家藏其稾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亦著東齋記事大意見序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爲精絶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予以謂唐初綴文襲尚南朝徐庾躰
故駱賓王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
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
知勃文蓋出於此
李遇泰伯臨川人以文學名於時晚年著李氏常語
大斥孟子以謂教諸侯叛若孔子猶不免莊周之論
況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傍置
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齕彼蓋以麒麟進
也　神文目爲異獸然世謂山犀士有賦麒麟者
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梃一角於額上毅夫爲予曰
此正如班固書張蒼晚年口中無齒也

碑碣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爲之相公林
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
白者不沁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
縣令張墊言於太守周君燮且以爲玉碑輦而視之
非玉也委鄉校之南廡已而欲有用方磨去十餘字
會鄭獬以內相還里上葬遽止之得不盡殘其文字
後余遊宦歸見其碑悉爲人磨治惟其額有書大
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本以藏親友
朱又叔見予屢歎乃出一本以遺予所存者序四百

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爲甚其可讀者
有曰先王宅土杖懿親而建侯我后得人功關河而作
牧七年入朝加授太中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履
直道於朱繩照全刑於白璧抑貪競之俗恩浹二天屏
權右之門威加重燎又曰行趍露冕之襜坐列交衢
之棘二年有詔追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
年正月日薨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二又曰嗣孫崇藝
易州司馬五回軍使英姿外發靈鑒內融又曰趍毅梓
之鄉關用標幽壟何止韋孟之光緒祖德垂祐後昆
劉寬之傳芳故吏式照往烈崇藝云崇述崇烈云云
銘曰炎圖括地姜泒疏天融斤孕火太岳飛煙緝詣
帝若業冠象賢穎澨涵珎箕山韞寶儀刑邦幹經綸天
造華陽啓國襄城訪道漢劍舒蓮周珪映藻運移赤
野威懷楚望八翼飛正三刀集貺英蕤早舉仁風曉
暢丹水擢圖黃星昭亮恩狎聖齒績恭龍躍錦旆雲
道實享天爵青蒲奏賾赤野馳英陸剸押兕水斮奔
鯨閩區恩暴夏口先鳴晉俗康阜軒轡澄清金根按
禁訏謨鶴省蘭錡晝嚴鉤陳夜警軍容甚泰王功載靖
地軸東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臣按唐書許紹唐
初爲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
爲溫州刺史智仁初以勳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
終涼州都督用是攷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爲中書侍郎既終葬
於州西南三十里慶曆中太守校理孫公甫之翰嘗命

令狐子先爲文將鑱石立于湞津之側以表之會温成張氏方以脩媛寵貴之翰畏讒終不立議者或譏其太忌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罷任又爲文刋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十絶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没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是時　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訕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刋之石今尚委於令廨之門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上有石刻倒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曆中華容縣一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亮子京問永州何仙始荅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並長三尺鐵筆書之然予在江湖間人多以仙爲名又其字類世所開者孫載積中宰吴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其碑云皆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剥落見倒書迹曰謝均李約收利火十餘字去地三二尺以紙墨榻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既衆則各刻其名以爲别耳凡記木必刻於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曆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嘗欲起巨堤以捍怒濤使爲弭楫之便先名曰堰虹堤求文於歐永叔故述堤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堤郡人曰滕未

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徙泌陽今治是也按開元間李適之嘗爲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張九皐之文九皐蓋九齡弟其碑先自比陽輦置今之都廳予嘗閱之因求其新舊史皆不載適之爲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宗室之賢者也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驤思遠謁太子中允勾諶信道銘其壙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隱爲文以表之天隱與令狐同年福唐林逸書襄陽孟逸篆額史號爲三逸碑

書畫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武功蘇秘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惜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雪糺史杜牧從前聞說真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蒲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牧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留字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驤往彼得之字躰道媚隱出木間真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爲湖州督郵藩鎮校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曆間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髑髏湟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畫莫能得陰以縑屬所館之寺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爲墨汁悉以潑漬其上亟携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皮尤怪耳

辨誤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而然也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孟子最爲全書然滕文公問爲國此篇疑有簡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叅雜而然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當與國中什一使自賦爲相比若詩云雨我公田至雖周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爲相比若鄉田同井至百姓親睦當與設爲庠序至小民親于下爲相比若世禄滕固行之矣當以卿以下必有圭田爲相比而其間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見於後世良可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考而知也康章謂陳仲子爲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繼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予以謂黃泉字下當有脫句子弟讀爲當詳考之

昔子件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僥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僥當爲僵可以氣吹之則僵子以爲非也僥與竟同炊乃爨也以謂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之所謂一飽間耳

子守官洛中聞伊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數十里不知禹貢何以謂導洛自熊耳君實曰昔有兄子主簿虢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子因考水經亦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驪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酈善長注云路出冢嶺山東北經穫輿川又東經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導其滯者是也按此即洛亦非正出於熊耳蓋禹始導於此尔予按伊陽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始敗赤眉積甲與熊耳齊者即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鄭氏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爲淮得臣按酈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雝縣北歷魚鹵山下爲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有長坂即湛水以名也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汝水又東南經定陵縣水右則淄水左則溝水出矣自定陵北通潁水於襄城縣鎮潁盛則南播汝洪則北注得臣以爲九州之荆乃今襄陽也方城蓋其北

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則在荆猶之江出於岷山漢
源於嶓冢其川盛於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
近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
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
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蓋斗此湖尔岂見
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蘇州皮陸子
美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荆渚間繚漢江築堤以障汎水彼人謂堤曰提
說者以為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諱故不曰堤
尔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史補乃云今襄陽人
呼堤為提開中人呼稻為討皆訛謬所習也由是知
諱姓之說為妄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
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
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史孝
建以來稱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舜民
芸叟先謫監郴州塩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廳
壁詩云但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學有文盖
邠去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為今郢矣其詩併録於
此曰汀洲露白葉蕃黄獨上南樓寫興長但見石
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朱絃只解悲流水黄鶴
猶能返故鄉莫道楚冤招不得試將蕪累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韻者呼曰乾子因詢一書生厥義

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子見楊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固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彊鄙蓋賊煞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譯耳呂氏春秋白圭曰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孺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按今之尊者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凡自稱者則亦然則世人之語豈無所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媳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

九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盖拱把之間纔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庬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栢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黑色參天二千尺是大四丈也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於筭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即圍當二丈一尺傳曰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爲異邪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

陝州靈寶縣之西有澗曰洪溜自東南直注西北入于河平時可涉遇漲湍暴不可以舟予頃脩本州役書洪溜澗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云按上洛有鴻臚園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爲

鴻臚澗於是知洪溜語之訛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頗多靈迹中有
指師嵓世傳指師疏維摩經有白氣之異山因得
名故賦詠之士未嘗不爲言若令狐子先請善光
長老住白兆寺書曰　高宗朝神指師作維摩疏于
嵓下感白氣之兆上屬于天因而得名亦習傳聞失
之討論也周書予翼傳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
屬大旱潦水絶流舊俗亢陽禱白兆山祈雨翼遣主
簿祭之即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茄山寰宇記輿圖經並作茄字俗
作加字切疑之訪居人其山起於平地亥可二里高
可數仞無峯巒特地之勢皇甫子固謂予曰五當
作伍伍蓋楚之著姓此山蓋五氏所居當作五家山
今亦有五落伍家聚落也孝昌東北有大伍小伍山
寰宇記以爲兩山疊嶂遠望若行伍然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隸閩部其所謂
飛猿嶺者昭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即至於硝石鋪
嘗按謝靈運詩曰朝發悲猿嶠暮宿落消石謂其
山高石落而消也今爲飛猿峭石蓋歲久俗傳之
訛耳
世多言唐以張萬歲久任牧馬之政故圉人輩辨馬
之老小不曰歲而以齒目之蓋避萬歲名也夫豈然
哉按周禮馬質之書其齒毛與其價又曲禮曰齒輅
馬者有誅穀梁曰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荀

息牽馬曰齒加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也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云亭淮出桐柏經陪尾班固地里志亦具此而顏師古乃曰陪尾在安陸東北今按安陸部石村之西俗號爲橫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東北悞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瀕鄉人又讀漢書稱威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倌於瀕鄉致祭韶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建和其光和蓋靈帝時年號豈杜詩後人傳寫之誤耶或者以謂今亳有太清殘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尚兩舍即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或曰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赭魁注注釋以爲正此皆惑於多聞好奇之過也藥録云黃精止飢杜以窮冬采此無所獲必遷就黃獨邪又以山雪爲春雪此尤爲乖繆杜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於衡之耒陽故寢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耒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死子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

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
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藏玠之乱
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
故有回擢之作末云舟師煩尔送朱夏及寒泉又登
舟將適漢陽云春色棄汝去秋帆催客歸蓋回擢
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
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衡雨雪誰憫弊貂裘則子美
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存於耒陽邪要其卒當在
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誌稱子美孫
嗣業啓子美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拜余為
志銘不能絶其係略曰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叅謀
軍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
近時故丞相呂公為杜詩年譜云大曆五年辛亥是
年還襄漢卒於岳陽以前詩及微之志考之為不
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
讀蓋多脫漏予親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
三公所傳韓文最為全本乘悉多是正於是知此篇乃
脫八字如湜也困公安不自閑蓋閑下脫其閑二字
又捋撫糞壤下脫一間字間字下又脫糞壤定三字
其後豈有臧字下脫不臧二字讀之者可以考焉至
於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

可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爲去就耳亏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亏曰義無對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鑒戒　戒殺　眞僞　讒謗　占驗
語讖　博奕　諧謔　雜志　乖謬

姓氏

譜牒不脩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乱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洪之先姜姓也踈之後乃爲東民之後乃爲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爲元如此類甚多況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亦子長孟堅叙傳之比也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歐陽文忠公蘇洵明允各爲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放禮大宗小宗爲次雖例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切惟文忠以謂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也其譏呵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公始爲之譜斯言恐未爲得也

古器

應山平靖閘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一日瀑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爲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趾皆

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肋有鼎痕十數皆爲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庶君錫得之甚愛以爲華而不侈質而不陋後歸永叔

子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射溪磧熠有光牧童掊取之得一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繞邊列以齒齒仍缺十六以爲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硯容有陶者君澤嘗爲子曰柳公權云某州磁硯爲最佳予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岩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爲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不知何世物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鍾佩印刀斗鼎鏡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

仕非爲貧有時爲貧今不然爲貧者多也予初仕聞仕官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供給厚可仕也後忝通藉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爲貧多也

洛人九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九果不言果獨林禽曰果荆人獨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爲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昏禮合巹也以瓢

孟絲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孟媒氏祝之擲盃于地驗其俯仰以爲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即假倩媪婦使服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悽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爲陔陔階之訛也鞾爲脚脚屩之訛也世言閩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謂不同風畧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爲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讀書應舉爲浮屠氏並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間好蠱毒者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下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爲息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訟財無虛日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已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汶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過者必有惡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猪觜開推其巧能名者爲開使次有判官斡當公事

奇異

冤萊公貶死雷州詔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揷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樂道各爲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鴝鵒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
齊賢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
佛經言于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天造物亦有時
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
憲公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尚
書也夫丞相司空申公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
次丞相司空次户部尚書魯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
其舅呂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壻
翰林學士范祖禹也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
蓋有之未有一朝者獨劉沆天聖八年其子侍制瑾
皇祐五年其孫倚治平元年並及第皆在　仁宗朝
安厚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時
家狀内三代皆具慶亦世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
爲樞密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禄卿張
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壽任京東提刑
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寧無疾
趙孝廉令畤景貺言皇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春
闈一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宫昨夢榜出
上有先人名氏景貺賀曰獻卿必登甲科繼先君
矣未幾省榜出獻卿乃第十人獻卿名子孟淳之

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世之間及第過省取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歙

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蜨恠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其詫死以逃生也孝昌成若沖天益江行岸際見小蝦蟆無數天益呼僕抱鷄令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蟆復躍入水蓋聞鷄聲率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鑒戒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爲歙已降余謂非特此其歙灞陵尉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虜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巨萬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全隆冬苦寒放房緡盈月屯田君晚年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有五孫長曰獬皇祐元年至朝奉大夫次侍讀毅夫也皇祐五年大甦三子與孫皆任官不由選調世禄不絶

王文正沂公仕　章獻朝發晉公竄海上天下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葉暮年謂所知曰予行已無慊而獲此報何耶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鄆爲監司相輕後秉政遷除本官略無寧歲竟死於道路此必爲報也

子同年黃靖國元弼剛直明決初調蜀中主簿亡其縣名令缺攝縣事有逃卒宋貴嫚罵本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元弼爲俄州軍事判官沿牒至寧州暴卒入冥與宋貴辯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冥官亦憤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即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往作傳亦多抵捂子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璽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棗之者遺之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熱人多畏之後爲璽博士謁之者貧則絶蓋弗肯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犯盜流他所得還卒于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返日遊市井間因刺一婦人不着墜井死幼者終於凍餒應之弟曰効畏謹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璽自足

真僞

子聞洛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誥與右宗大賈冒以庇其族比年聞安陸亦有蓋譜不明

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畧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庭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鬼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

雖二羙莫贖耶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鬼歸不見人
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它子孫者近有朝請
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
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
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迁至牧守當塗諸公
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
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
因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獼者常取麝糞曰乾之每得麝裁四肘
皮剖臍香雜乾糞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子者即
預採飛蠭去首足翅曰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
利蠭之性不良可知也醫者司徒生嘗言市麝臍宜
置諸懷中以氣温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真
也堅實者僞也

讒謗

蜀人龍昌期爲禮論以爲周公金縢之請以代武王
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國
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爲
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
憩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　神文乃間諭元憲
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獻臣
爲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
乃書一絶云氐帋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

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既叅大政朝廷無事
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紀年通譜楊文公談苑等序
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畧矣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
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為有為
者病之後為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
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
我因為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
疑虎石曾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
解真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遊録説潁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
樂道奉議潁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
師正進士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
才此倦游乃襄漢間士人為託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絃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
詩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
謂之種塩不得南風則塩不成俗謂之塩風荆湖間
夏有大風朝起夕止連日如此土人曰颱風音諒有
則旱故陂澤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扚風如扚勺水也
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
費元符巳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
臆日牛驟涅中則然明年果然京師槐放花盛則多
河魚疾北人蕎麥熟則早晚候霜降罔有差焉江湖
間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

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
晓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
予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以知曰每
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率多用是爲驗因遣人聽
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爲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二三尺
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鬃是歲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
上巳曰哇鳴則蚕善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細
白花蕤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安陸鴈自北而南群燕委鴈而去不
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端午
家家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鄴食果賣子以自給至
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已丑大旱人相食弃子不可
勝數
傳曰元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社大
觀已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讖

前廣西漕李朝奉湜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
卿守金陵爲江南好十閱有云丞相有才裨造化聖
皇寬詔養疎頑贏取十年閑意以爲雖補郡不越
十年必復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間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

亭問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卿去嬴得十年閑其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錢卒

子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季道輔餞於郊舉光輔舊詩曰仲舒窺圃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尚能為此語耶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聞於是有旨令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輔榮歸為學尚不輟八月末為往州北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讖耶

博奕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路馬則一馬可跑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路坑塹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一有賭若兩人已上須置囊合依條撿文書乃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録事

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塗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為坑塹也

諧謔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寤嘆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為二十字詩題文成佚壁曰今人不如古肉

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爲民祈霖雨石齊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
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繞入仕不識州
縣況味景文荅曰某亦多幸繞應舉便不知下第
況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爲予言簡寂觀天
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圖
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爲天尊夷吾
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
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
熙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
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於私居穿
地丈餘作壤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
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
爲職官許薦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輟其平
爲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爲假龍直學士爲小
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閑劇不同大府爲忙卿司農爲走卿光禄爲飽卿
鴻臚爲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
數頒胙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即堂吏至客次
請某官既相見讚曰聚廳請不拜就座則揖座又

揖免笏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聲曰屈不啜湯耳
若同從官則待湯京官自下聲喏而外立白事訖
退或有久次無差遣者聞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
叫屈更俟何所耶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爲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爲迎
霜免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太中大夫前呵
曰太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虫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
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至於
病耄猶不能去多爲貪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親戚
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伇伯玉粹夫爲戶部侍郎
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訝之曰未嘗有疢
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爲也粹夫善詼諧乃告曰前
日兒子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爲死矣且來草閱蹙
踊一巡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
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珎異之物悉萃其間因号
相國寺破贓所
余長子渝嘗爲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
迓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
爲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詩曰淮
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
未應同食便同情

淮南廟有八仙公洎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
人說往時有姓梅爲守見廟像泣而祭之玄其祖也
田郡至郁家嶺伶人郁生登嶺大慟守怪問之對曰
此嶺乃祖先之冢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儻居熙寧初徹南北作坊起東
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
收賃以充學費号鬼八位

雜志

神宗既大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
因推恩官其後子在開封南司閥牘見党進家狀
玄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
之

哲宗陵曰永泰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
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
額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遊寺見其像在廡
舍下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輦置欲建祠堂于此
不果

盛武仲知蔭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間爲翰林
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已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士
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責　和州團練副使
宦者押去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左右
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訖盛市裂餅十餘枚貫
以繩貯水一胡蘆掛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顧

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荅以早令市之使者撫掌大笑盖盛善飰常兼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及庠也請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公手殖松栢有縣令經主者忿二公不出謁屢形言色連勸二公強謁之已而令恚尤甚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襴鞹也二公復如言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人南歸令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晝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而不擳不可冠何字之有薦紳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鑄錢監兵聞錫氣久而病瘠以至不起惟以烝豚啖之可以銷釋所支率分錢内克買均給後予所至多令如此給肉惟建州豐國監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

老醫少卜老取其閱少取其決鄭毅夫内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夢化爲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盖汗也展轉間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爲占言既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於内相挽詞多用白龍

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飡之恩必償眡睚之怨必報者後世不然報恩略而報讎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得時得位無不如意

暑月痢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黃元明曰止用經夕熟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賃驢塗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時

乖謬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勤麦費耕耨改用長鎚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旦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悉呈所畜雞既集紛然而鬬莫能間止邑前百姓喧闐塞路共觀鬬雞而罷

安陸雖号節鎮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迁謫而來率多時之聞人歲久皆吏部擬授往往厚重而無作爲者熙寧間一太守黜檢清酒務校量缸酒數少怒甚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晝閧子城南門不得啓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曰某以久旱用仲舒閉縱之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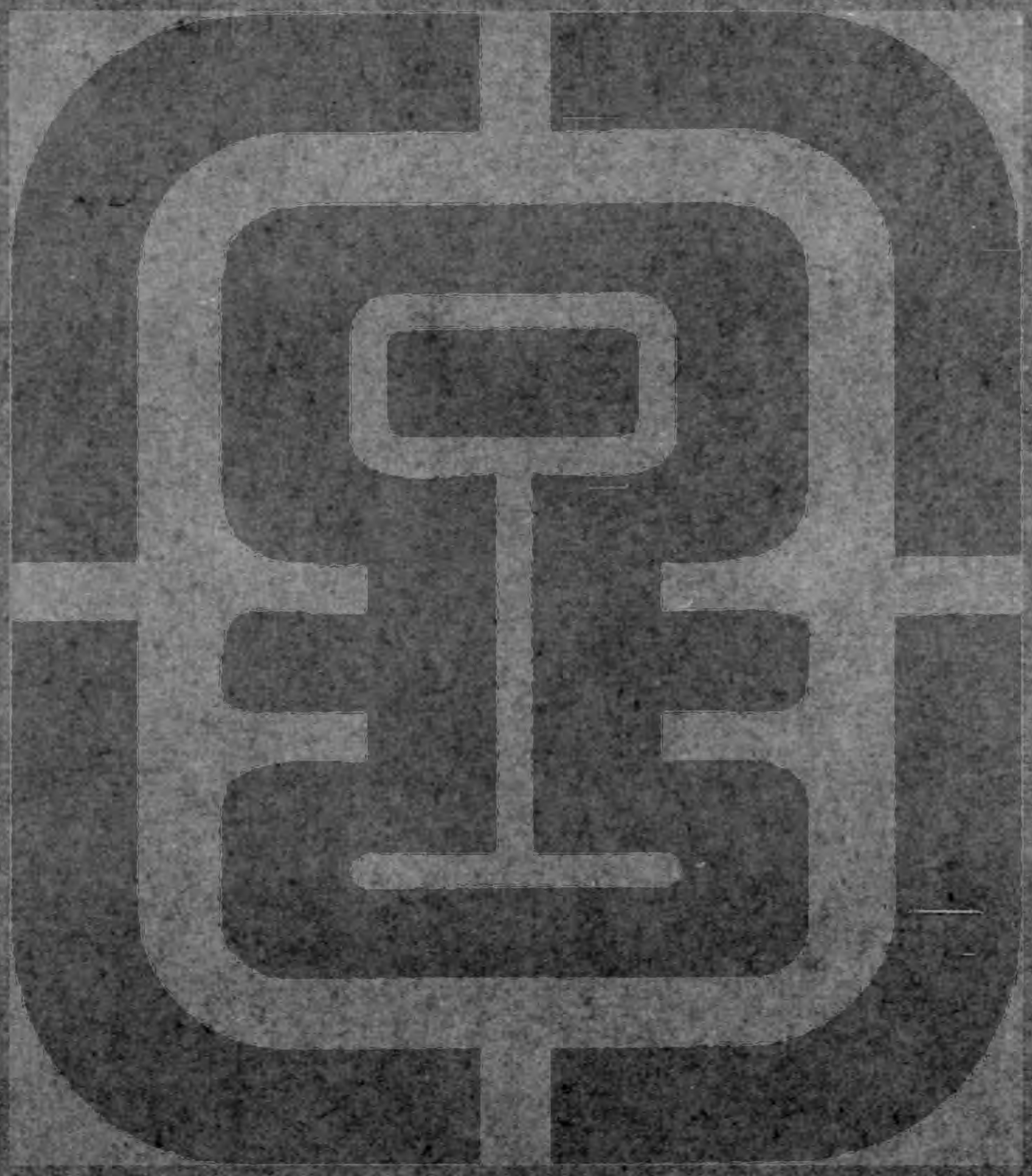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盖百穀秀實之際正須雨也
安陸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見當職者
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荅八月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
期日告以將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鵞也余觀朝廷
頒祈雨雪文三卷藏於郡縣如宰鵞皆有次第豈
至八月尚可為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尉蔡人張伯豪也始
迓於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為至邑入傳舍更衣廣
候白提刑適罵者是中丞堉憲矍然曰何不早道於
是召尉坐謂曰聞君有才聊相沮尔君辭色不變豈
易量耶為發薦章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子管幹文字賈會使者子
亦與坐末賈因言一相知任憲至一郡有護戎年
高因料兵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亡也太守默然
戎乃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為小兒子所強今果受
辱憲問小兒子為誰曰章得象也盖郇公方為丞相憲曰雖年高精神不減不
知何餌戎曰無餌憲曰好箇健老兒恵酒而去

塵史終

慶元五年郡守鄱陽洪邃重修

康熙甲辰夏月借別抄本較對　懶仙記

丙午七月又借抄本較對

七十[illegible]

北京圖書館藏